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七十二回 晏除夜畫筵開翡翠 消白晝繡被覆鴛鴦

卻說當下蘧仙和寶珠在萬不如軒吃了會子酒，蘧仙因問寶珠蘇州可去不去。寶珠說是美雲的好日子改在正月十三，要等二月上才能夠去。蘧仙因說浣花想同去的話，寶珠說好。其時天已傍晚，蘧仙叫文兒付了酒帳，讓寶珠上了馬，便自回去。這裡寶珠帶著鋤藥，回到府中，逕到川堂裡面下馬。見廳上已點起了燈火，有好幾個人提著燈籠，大廳的中門開著，裡面打好一乘大轎，光景是秦文要出門去。心想：「碰著了沒趣，不如去石時那裡坐一會子。」

想著，便向南書廳後面走來。許升迎著，忙去通報。石時走到迴廊下來，接著寶珠笑道：「我來府裡這多天了，總不曾見到你一面。今兒是什麼風吹來？」寶珠道：「前兒花農和我講了，我才知道大哥在這裡。早想過來請安，卻得不到一點空兒。」說著，兩人挽手而進，到帳房裡坐下。石時見寶珠臉紅紅的，因問：「今兒從哪裡喝了酒來？」寶珠因把遇著蘧仙的話說了，又把蘧仙講的話，講給他聽。卻只笑那祝春說是害了銅錢病呢。石時心裡明白，暗想：寶珠竟是天真爛漫的，一些也不見到自己身上。可見年輕嬌養慣的人，總不懂得人情世故。便也不好多講，只搭訕道：「祝春想開店號，我也說他轉錯了念頭，要曉得開店是不容易的呢。不瞧今兒咱們對面的繡顧舖，一下子便塌了嗎？」寶珠道：「那片繡顧舖子，不是咱們府裡張壽開的嗎？」石時道：「便是張壽和蔣阿喜擰股兒開的，所以這回東府裡的妝奩都叫他舖裡辦去。誰知這一回辦出來的東西全不合式，前兒退了去，一件不收。你想，這個虧他們怎麼吃的下？一面是賒來的綢緞，一面是欠著的工錢，一面是錢舖裡把定的墊本，一面咱們府裡又要追還定錢。這種貨物，又不比別的，好賣給別家去。你想，一下子四面擠亂攏來，又是年下到來，怎麼得了？」寶珠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只要東府裡求去，將就點兒替他收用了便罷。」石時道：「不中用。張壽家的早去求過了來，無奈三太太和大小姐身邊的婆子丫頭眾口同聲的，都說做的不好。又說妝奩不比別樣用上，這種繡貨是傷了新娘娘體面的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就是張壽自己該死，辦下這等不中用的來。光景他也和祝春一樣害了銅錢病呢。」說得石時也好笑起來。時已晚膳，寶珠便在石時這裡吃了。又談一會，便自進去安寢不提。

光陰迅速，這日已是除夕。秦府裡合家大小祭了宗祠回來，便在南正院設席分歲。一席是柳夫人、寶珠、婉香、眉仙、軟玉、蕊珠；一席是秦文、袁夫人、秦瓊、漱芳、美雲、麗雲；一席是秦珍、沈藕香、綺雲、茜雲、林愛儂、寶兒，共是十八位，分作三席，品字式擺了，滿院裡點的燈燭輝煌。廊下又設下幾席，是給幾位有體面的丫頭分歲的。一席是柳夫人的大丫頭殿春、賞春，袁夫人的玉梅、步蓮，沈藕香的金雀、翠鶯，石漱芳的翠兒，花婉香的笑春；一席是秦珍收房的銀雁，寶珠收房的裊煙、春妍、筆花、書芬，又添上一個寶兒的玉簪和寶珠的晴煙，婉香的海棠，還有兩席是袁夫人的金荷、素菊，美雲的湘蓮、碧桃、瑞蘭、秋蘋，麗雲的小紅、小翠、小桃、小珠，綺雲的情兒、喜兒，茜雲的茜兒、佩兒，藕香的翠鳳、小鵲，婉香的愛兒，眉仙的韻兒，軟玉的墨香、寶寶，蕊珠的硯香，寶兒的小憐，各席都派了丫頭伺候斟酒。真個是翠繞珠圍，春光如海。只覺得衣香鬢影，吹氣如蘭。院子外面，又擺下兩席，是給春聲館的一班女孩子分歲的。早已打起十番鑼鼓，十分熱鬧。此時各席上人人歡笑，個個精神。做書的只有一支筆，也記不及這些，只好從略表過。這一夜整整的熱鬧到了明年大年初一早晨，方才散席。

秦文帶了眷屬，又到宗祠裡去拜了祖宗。回來，南正院早已鋪設下滿地紅氈。先是秦文夫婦給柳夫人道喜，落後便是秦珍夫婦、秦瓊夫婦、寶珠夫婦、四雲姊妹以及寶兒夫婦給柳夫人拜年，最後是一班丫頭婆子們叩頭，接著又是小廝們，家丁們都到階下來叩頭道喜。烏壓壓的擠滿了一院子人，大家便在南正院用了早點，各自回去。柳夫人帶了秦珍夫婦和寶珠夫婦，又到東府裡去給秦文夫婦道喜。過後回到借紅軒來，寶兒夫婦也來叩喜，隨後藕香、漱芳、四雲等也來了，整整的忙了一上半天。這日午膳，仍擺在南正院，大家都在那裡吃了。下午是麗雲約了眾人，在她住的小羅浮仙館賞梅花，各人因都有倦意，回房安歇一會。

寶珠便回到婉香房裡，睡了一忽兒醒來，聽得中間房裡擲骰子聲，春妍和裊煙在那裡說笑，早就心癢癢的。推著婉香要他一同起來，婉香不肯，欲待先自走起，又捨不得婉香。欲待再睡，又怕誤了麗雲的約，被他取笑。因央著婉香道：「好姊姊，咱們回來早點兒再睡。這會子你和我同去才有趣兒。」婉香笑道：「誰弔住了你？你愛去你去你的，我愛睡我睡我的，咱們兩個又不穿連腳褲兒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連腳褲兒我到不曾見過，是怎麼樣的？咱們試穿穿瞧。」婉香怕癢，忍不住咯咯吱吱的笑了起來。寶珠見她如此，越發用手去捏他的腰兒。婉香笑的話也講不出來，只向被窩兒底下鑽去，攪的一牀被也不成樣兒，那牀屏上的玻璃也震得格格響。婉香道：「我要惱了，快還不放手！」寶珠怕他真的發惱，因住了手道：「你叫我一聲兒，我便饒你。」婉香因叫聲「寶弟弟」，寶珠說：「我不愛你叫我『寶弟弟』。」婉香道：「那麼叫你什麼？」寶珠向他耳邊低低的講了一聲，婉香紅了臉道：「啐！你叫你軟姊姊叫去。」寶珠見他臉對臉的啐來，趁勢兒一頭抱住，把自己的臉蛋兒去慰貼著，不作一聲。胸口覺著婉香的心翼翼的跳著，身子軟得和近了火的糖人兒一般。寶珠看他臉色嬌滴滴越顯紅白，閉著眼，只裝睡熟了，那鬢上的紅潮直暈到眼泡下面，任憑推著問著，總是不理。此時寶珠心裡好似飲多了酒的一般，迷迷糊糊恨不得一口兒將他吞在肚裡，便緊緊的偎傍了一會，重入睡鄉。

直到傍晚，麗雲著小翠過來催請。春妍聽房裡沒得聲息，便進去隔帳兒叫聲「小姐」，卻不見應。因輕輕地揭開帳兒看時，兩人正交頭睡著。一條棉被，卻只蓋了半身。幸是房裡升著宮薰，不然怕不惹了風寒。此時外面已下了雪花兒了，春妍的臉上本是冷颼颼的，這刻兒再不得不一陣陣的熱將起來。因不好動手去驚動他們，便放下幃兒，再把宮薰上的炭加熾了些，退了去，卻叫海棠進去上燈，自己也同進房來。故意說話響些，親手把燈架子扯下來時，骨軋軋的怪響。果然把寶珠兩人一齊驚醒，臉對臉的一笑，見房裡已點了燈，聽春妍說話，婉香因問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春妍道：「才晚呢。麗小姊正著小翠來請爺和小姐去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不去了。你回她說姐姐倦的不願意起來，我也陪著……」說到這裡還沒講下去，早被婉香掩住了嘴，自己接說道：「春妍你只說我昨兒多飲了，今兒不適意著就是了。」春妍笑道：「那麼爺怎麼說呢？難道也說不適意？」寶珠道：「是呢，回來總給他們取笑我。我去，我去。」婉香道：「好，好，你還是去的好，讓我也睡的安穩點兒。不過去便去，酒可不要去吃。」寶珠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婉香瞋了他一眼，寶珠不禁嘻嘻的笑了起來，不知又向婉香耳邊講了句什麼話。婉香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，你今兒不要回這裡來。你若不聽我的話，打今兒起一輩子不睬你。」

寶珠笑笑，也便不答。隨即披衣下牀，春妍替他披上外衣。裊煙聽寶珠已起來了，便叫愛兒送臉水進去。見外面雪花逾緊，知道寶珠要到東花園去，便把風兜子和一口鐘都預備好了。寶珠出來，便替他穿戴上，自己和春妍兩個掌了風燈，照著同去。

這裡婉香見寶珠去後，也睡不穩，便自起來。晚妝既畢，懶得走動，便在自己房裡用了晚膳，拿出一副牙牌兒來打五關消遣。不多時，眉仙回來，走過借紅軒廊下，聽見牌兒聲響，向窗眼兒裡一望，見是婉香一個兒在燈下弄牌，海棠、愛兒都在旁邊看著他。婉香卻手不住的在那裡檢牌，燈光相映著那一張白礬石的桌面，攤著幾行雪白的牙牌，襯著一雙玉手分外出顯。因便笑了走進來道：「姊姊到靜悄悄的有趣呢。我被他們鬧酒鬧的頭也昏了，我來和你鬥牌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打算拿什麼來輸給我？」眉仙笑道：「有呢。」說著，因把手帕兒在桌上一放道：「要是你贏了我去，我便把這個送給你。」婉香打開看時，卻是一支玉船兒，雕刻的十分細精，看是做酒杯用的。因道：「這是誰的？我從來不曾見過。」眉仙道：「東府裡的東西，你不見過的，怕也著，這是三太太的。我愛這個，賭了酒，被我贏了來。幸而十杯多，要輸不是輸了，我這會子怕不做了醉人兒嗎？」婉香把玉船兒玩了一回，愛不忍釋，因道：「我和你賭十杯酒，我輸了吃酒；我贏了，你不必吃，只把這個玉船給我。便拿這牙牌兒做個酒令，我打一副五關，你也打一副，誰打不通時誰輸。大家都打通了不算，再打過，你說好麼？」眉仙答應，便坐下來先打，卻是贏的。該婉香回打一副，正打通了四關，還剩一關未通，剛急著，怕吃酒。卻好寶珠一疊聲嚷了進來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吃了酒，賴了我的玉船兒

逃這裡來了。」眉仙見寶珠來了，忙把玉船兒拿在手裡，笑著要走。婉香不依，攔住了不許她走。寶珠趁勢便向眉仙手裡來奪，三個兒早扭做一堆，笑聲滿屋。外面有人道：「你們為了玉船兒，不要弄哭了一個呢。」正是：

房幃樂事喜難盡，寶器驚逢別有因。